

電影世界



華新片「大路」中之陳燕燕與黎莉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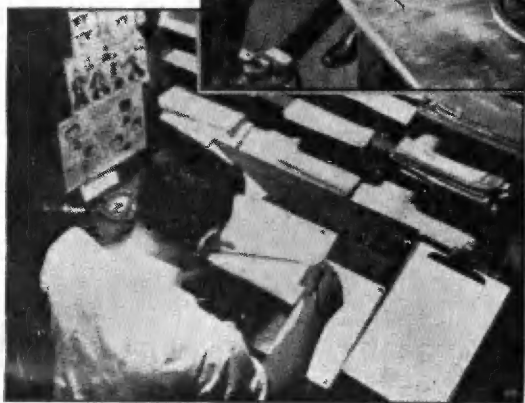
每半月出一冊

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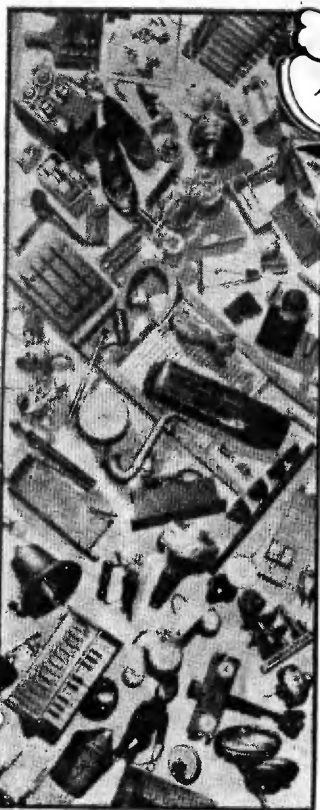
卡通畫之製造



拍攝背景



繪圖



配音所用各種發聲器具



一套卡通畫，最多能演十分鐘，但是在製作時，非經數十人之努力，十餘日之繪製，不克成功，本圖表示其製作過程。



目錄

封面女郎.....	燕燕 陳黎
卜通的攝製.....	
電影及舞台演員的技術.....	賢才
西班牙遜帝將上銀幕.....	克
電影上的音樂.....	王名聞
從大都會開門談到女星揭幕.....	蘊雪
匈牙利的好萊塢.....	錢維新
月經.....	影迷
王瑩在「光明圈」裏.....	陳浩
無人知道的消息.....	周敏
斷片.....	陳虎
趙丹年.....	雨生
聽到的事.....	靜沉
「路柳牆花」中之徐來.....	張漢
小言.....	才
編者的話.....	
酒色財氣.....	劉莉影

電影及舞臺演員的技術

V. I. Pudobkin 著
賢才 譯

舞臺及電影演技的不同，是很久的問題，曾經舉出種種的觀點論述過，但是不能很精確明瞭的分析，現在我將舞臺及電影事業的根本不同處，先加以說明，以此根本不同點作為根據，來檢討這兩個藝術形態演技各不相同的方法，我以為兩者技巧的不同，是牠根本的不同，技巧的意義，是在舞臺上或電影裏的演員，以其上映或上演的藝術作品所形成的事實，亦裸裸的表現在觀眾眼前的技術方法的全部，

先從演劇分析起，舞臺是被與的實際大的一單位，演員們是隨着實際空間的自法則而行動，觀眾是和舞臺保持着一定不變的距離，舞臺上的演劇或對話却非充分的使觀眾明瞭不可，這是很重要的，為了要使觀眾全部明瞭劇情，就必要有優良演劇的技術，和決定舞臺獨特的多數特殊手法，假使演員在舞臺上要表現驚異，就非有刺激的表情，觀眾是不能明白的，關於這點，聯想到日本的演劇，是特

別的有興趣，那是一種真實演出法的純粹形式，我曾看過日本的演員因激怒而身體顫動，這是一種非常的表演手法而演出的，在其劇情的構造和演藝方面，都生出很失當的效果，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談話和動作，在舞台上都同樣的重要，演員們祇要增加音量和感情的表演力，在這兩點上去考求發音的特別技術形式，誰也知道普通的微語與舞臺上的微語全然不同，普通的微語要他人聽不着，舞臺上演員們的微語，是須得盡可能的傳達於觀眾，

為了考察純粹的舞台技術，為了要求演員們有規則的訓練，很明白的舉了上面這個例子，實際不僅演員，就是舞台的裝置也有關係，事實上對於構造某劇一部分的全部事實也不可忽略，還得注意的，最重要是要求個個演員演劇的技術性質，演員自身雖得充分表現其技術，以期獲得最好的成績，必定要以充分的聲音及明顯的感情表現來述說舞詞，演員的發聲及變普通的動作成舞臺上有規則的動作，都得受特別的訓練，所以主張「忠實於實生活」的「現實派」，很明顯的在原則上基於不同的前提，那是在舞臺上插入了不必要而且不能利用的材料嘗試，普通和距離二三尺遠的人會話的實際音調，在舞臺上是傳達

不到觀衆，真實的陶器或衣裳材料的精良，和劇中人物容貌個人的美同樣觀客幾乎是不明白的，爲了在舞臺上把事物作成印象的，對演員有必要的要求，可省去一些不必要物，穿着特殊的衣裳，表現特殊的動作，諸如此類有規則的變化都是，或及於人自身，或加之物的自體上，現實的事物人物在舞臺上是非效果的，非表現的，就像不聞不見一般是不完全的，所以在實生活是很容易認識的事情，而在舞臺上就如不聞不見一樣，很多細微的事情都曖昧的過去了，

問題再向他方面移行，無論任何藝術作品，都不能離開觀賞者而存在，所以其成就及其在辨證法的發展過程上，各藝術形態常常都是將廣範圍的觀賞者引入其影響的範圍內，藝術是要努力集團藝術，認識——即是以名譽爲目的，而從各藝術家的勞力中，看出其個人表現的傾向，簡單的將演劇史檢討一下，就可充分的明白，凡是藝術作品，都是盡其可能，獲得觀賞者的傾向，（這種普遍的現象，不用說，是不適合於向着機會主義美學途上走的頹廢派，這種傾向在本質上是頹廢期社會的特徵，在藝術上沒有指導的地位，將來亦不可能，）

舞蹈或吟誦，公演於特定的場所，特定的

時間，是必需吸引多數的觀衆，盡其可能的設備着，使觀衆能看能聽，這就是建築特設劇場，於演劇將來的發展上從臨時而移向固定的排演，其結果能得多數人的上演，現在的蘇俄劇場，在地理上雖是隔離，但藉鐵道，飛機，郵政，電信，電話等交通機關的特殊方法，聯絡成多數劇場的單位，其結果使得同一種劇本，能同時上演於國內各劇場，對於大衆觀賞者的藝術薰陶，是完全表現在技術發展的明白現象上，因此漸次成了藝術作品自身訪問觀賞家，而不是觀賞家探訪藝術作品了，

現在再來看看如何影響及於舞臺演員的事情，既已說過現代舞臺的技術，在同一劇中不知重複過好多遍，演員不僅是要創造給他的幻像，而且還要在劇中重複的使得像自身的固定形式，演員在練習時，一觀其技藝的特徵，他必定得把握其在舞臺上動作的適當形式，否則一個不熟練的演員，是不能完成他的任務的，

沒有哭過或沒有看見別人哭過，要表演得真像哭泣，在技巧上是不可能，演員表演性格的如何複雜，形式的如何突然，如何的適合舞臺，這種種演藝的基礎材料，都是要觀察他人的表情或自身的經驗，爲了表演真實的哭泣，演員也許無理的哭，或是叫朋輩痛打自己而哭，以期獲得真

實的經驗，但這祇是一種勉強中得到的材料，已經和說過的真實其痛苦的兩種理由不充分了，第一，感情的表現非舞臺化不可，例如以一種特別的方法，誇張的在舞臺上充分的表現，第二，在其形式方面內外都非固定無限制的重複化不可，演員在演習給與一定形式的劇情時，爲了引起真實的感情，不顧慮到時間和地方，或短縮或創造必要的事可能，但在實際公演時他是不可能的，所以舞臺演員要受特別的訓練，而且到某一種程度要形式化，必定要創造形式，這決不是對於外的事實所有的演出，而是實生活所獲得的材料特殊變形，

我在此地豫期着很多男女演員的論難，他們一禮拜在舞臺上真實的哭泣，或恐怖七次，所以同他們議論，就好像跨在樓子上面而要說他是騎在馬上小孩子樣的議論那樣困難，論理的目的是在舞臺上演員的動作，不是對於所有的事實的演出，而是有規則的形成一定的樣本，下面談到電影的問題。

我們想像着爲了獲得多數的觀衆，而不絕的努力發現演劇的新技術方法，爲了征服觀衆和舞台的隔膜，而去發見新材料新技術，品質精良的陶器茶碗，在舞臺上不過祇見其大體的輪廓，所以沒有價值，牠的

品質的優良和模樣的好壞同樣也看不見，此處有一個發明家出現，在或一特定時間內，發明了觀客與舞臺距離的短縮，這是以前多數材料在舞臺上的使用法，即將本來的東西加以特別的限制，解除了觀客與舞臺的距離問題，直接利用了無數的材料，插入舞臺中，材料的自體決不是不好的，不過因技術的價值不適用於舞臺，所以不用，但是爲了這個新技術的發見，而短縮了舞臺與觀衆的距離，充分的發現了材料的價值，演員的微語，細微的手的顫動，呼吸，和其他的一切動作，都要使得觀衆充分明白。不用說誰也能想像，在技術進步舞臺表演中，遠距離，正距離，舞台裝置的角度，人物場面的攝影等都是攝影機

西班牙遜帝阿爾福生

將與梅維絲合攝影片

脚本「我和皇帝」係梅維絲所作

現正接洽有實現可能

「自然，我不會使一位皇帝掃興的」

好萊塢近來謠傳西班牙遜帝阿爾福生 (Alfonso) 有來到影城和梅維絲合攝一部影片的話。有人遂以此向梅維絲詢問。她就率直地上述的答覆了。

據他的表示，說雙方的進行是由太子

移動的關係，在電影能撮真實的材料，這不是監督的特別手法，而是藝術不斷的進步，隨時發現了豐富有價值的材料的關係，更進而論，而努力以期獲得多數觀衆的途中，必要發見新的方法，以增加其重複公演次數，從中去完成其技術，即是將演出一次攝置於陰畫上，則在陽畫方面可以無限制的複寫，總無數的地方，都可以看其任何方面，

電影的觀衆比演劇的觀衆是佔無限制的多數，從電影得來的新技術基礎，即在一小段片子的動情處得以機械的固定化，及各片的內在關係，要求演員根本變化劇中人物，本文的開始所說的演員的特別的發音和動作，到現在都不必要了，祇需委之

克

鏡頭，還有演員自身要固定的創造幻像，也成爲不必要了，因爲鏡頭亦能將感激的表情固定化，片子可以將牠保存，從瞬間成的感激映像是編輯作成的，電影演員是不能依賴着給與的純料樣式，而且對於再來的撮製影片，亦不必記憶或固定過去的表演都可以，舞臺的演員的技術是有限制的，而在電影方面是解放的，演員祇要像實生活式的即可。像在舞臺上那樣絕對不可缺的演技亦不必要，更不用受像舞臺演員的特殊訓練，適合於電影的必要演技，僅祇是充分的表現人類的實生活的內外特徵，其他一切都是委之攝影機及編輯的任務了，

一九三四，九，二十四日。

給我提到此事。」

「不過有一點，我要請你們了解我的，就是我並不能，實在也並不想。強欲遜帝來美，企圖名利雙收。倘使遜帝願意來，並且他亦誠意想攝一片，那末，我們必定予以熱烈歡迎，即個人亦很高興與他合作。」

聽說梅維絲已擬好了一個脚本：題材即關於皇室和譚自己的故事。「倘使遜帝能來的話，我就能和他共攝一片：題名即爲「我和皇帝」好了。



王 大 球 尼 是 士 愛 劉

電影上的音樂

王名聞

自從西方文化泉源般的流進中國，影響了中國諸般宗教政治，哲學，科學同藝術。當然的，這新建豎起來的第八種藝術——電影也不能算作例外。

電影藝術的輸入我國，是沒有多久的歷史。但是牠進步的神速，已竟由默片的模仿而達于有聲的模仿了，實可令人驚嘆！

在電影的發展當中，雖然一切都在模仿造成電影初期形態，無論在表演上，導演上，編劇上，但是在音樂的模仿上却有問題發生了。

本來西方的有聲電影的音樂，是模仿了舞台上的歌劇形式。歌劇的發展與豎立是多半依賴音樂，所以西洋歌劇的發達，與音樂的進展上是聯結的，翻開西洋音樂史來看看，他們的音樂的飛躍到現在的隆盛，也只不過有二百年的歷史。十八世紀以前，就可以說沒有音樂，自從能哈 (Bach) 創了新紀元才獨立的發展起來，歌劇的興行，與乎有聲電影的新紀錄才造成成功。所以在有聲電影裏，伴着以音樂、是有相當

的力量。

不過在國產影片上的音樂則不同了。國產有聲影片的導演總有他相當成功，但在音樂的配置上便覺差池一些。

有聲與無聲的用音樂伴奏，完全追逐劇情的進展的情調為情調，音樂的伴奏，即是把劇展的擴大。如果一篇影劇而不能用適當的音樂來補空，表達劇情，莫若廢之不用，否則變成畫虎不成，反類犬了。但是無論聲片同默片的配置音樂，在習慣上好似有一種須要，同時在劇的開展上也有莫大的襄助，那麼音樂的伴奏總是以採進的為是。因為根據西洋的電影的模仿，中國的音樂便作入幕之賓了。

中國音樂的不進步，尤其採集之大半的廣東音樂，這是為一般研究音樂的人所不許的。因為廣東多為靡靡之音說牠是商調，又不能表示其悲悽慨慕，說牠是宮調，又顯現不出來悵惆雄激。雖然這還是中國現在唯一的一種音樂的表現，說起來能不悲乎哉！

一篇影劇當然不能制限于肉感的，萎靡的表現，牠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種。而國音不能概括了影劇的社會的力量，不能表示中國民族的精神，那麼這類的音樂，我們寧可捨棄之割愛，而不願委曲以求全。

其實在中國音樂家尚未顯露頭角的當兒，代之以西樂，又何嘗不可以呢？一切一切的都在歐化着，這又有何不可呢？再者充實着一點說，藝術是沒有國界的，何必拘拘于此？這樣同情于異國情調的藝術，愛好者們，也算不得是投降于洋人之下！

若藉這個機會以提起國樂之展開，豈不更妙？雖然那些對於異國情調的藝術愛好者們，誰不在那裏想為國樂開闢新疆土。誰又不願意為國樂做一個功臣？

聯華公司在第一部故都春夢，已竟這樣利用過一點點，在林楚楚所飾的角色的夜晚縫紉的時候，已竟不知如何的會配奏了一點西樂呢。

所以最後，我希望，國產默片與聲片的音樂伴奏問題，一則不要亂用，無論在開映片名與登場人物的時候，或是不說話的時節，二則，要以劇情為目準，要為電影藝術而配置，不要危害電影藝術之為藝術！

，一九三四，九，十二，江西省城

從大都會開門談到女星揭幕

蘊雪

前幾日大都會舞廳舉行開幕典禮，影星阮玲玉居然也爲人揭幕了！於是有許多報紙大爲頌揚，也有大驚小怪者，未免小題大作了。不管是頌揚也好，或罵她不夠揭幕的資格也好；這都沒多大關係，我總感覺着，這種揭幕並不是什麼榮耀的事情，甚至不是女明星應該作的，何必那樣大驚小怪呢！

按揭幕禮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鄭重其事，如某處的紀念堂開幕，爲了鄭重起見，必須請人揭幕，大都是年高德重者爲之，或是大舞台開幕了，請梅蘭芳舉行揭幕典禮，這也爲的是鄭重；因大舞台是京戲館子，梅蘭芳是中國唯一的名伶，請他揭幕真是再好沒有了。大光明，大上海，開幕未嘗不可請阮玲玉，胡蝶，一顯身手。至於商店舞廳請人揭幕，就完全兩樣了；他們不過是叫揭幕的人，做做活廣告，多招攬幾個顧客就是了，此外並不合任何意義，不然男明星爲什麼沒人請教呢？

既然他們的目的做招牌，對於揭幕的人，就不得不嚴厲的選擇一下；他們的條件是：漂亮的少女；有名譽地位；善交

際好活動；有此三條的限制，結果有三種人最易當選：一，女明星；二，坤伶；三，交際之花。只年輕漂亮，有名譽善活動就好，與表演技藝無絲毫關係的。

在北平時常爲人揭幕的坤伶是新艷秋，也就是最適合這三條的一個。她也是某小報的坤伶主席，因此北平的揭幕者，幾乎是她一人包辦；而那真正在伶界中有地位，唱，做，俱佳的雪艷琴，反沒幹過這套把戲。所以儘唱的好，演的好是沒人請教的；因爲揭幕與演劇根本是兩回事。

在電影界也是一樣，阮玲玉從未給人揭過幕；揭幕，做廣告這兩回事是胡蝶的專利一樣；所以張白鷺君題胡蝶漫畫中有：「奴家是『老牌皇后』，誰他不知，那個不曉？遇到了什麼展覽會和新建築物開幕，人家總是要借重我的大名，請我舉行開幕禮，不是誇口的話，我對於這套玩意兒經驗實在多極了；假使你們那一位有什麼寶號開幕的話，請我去幫幫忙，我是很願意給你們盡點義務；不過將來生意多起來，我就分身不了，那我只好收回點交際費限制一下子嘍，」他這幾句話說的一點不錯，胡蝶爲人揭幕，在上海說實在是最

有資格的一人。比之新艷秋又強多了。

反過來說阮玲玉就沒這個資格，所以她只爲人揭過一次幕，就有人譏笑她。因爲她只會演電影，除去電影界有她的光榮史以外，別的什麼都沒有。胡蝶則不然，她是名人之一，時常在要人叢中活動；在演電影之外，她的光榮史多着呢，只以表演著名的阮玲玉那能比的上呢？

最後還是我那兩句話，爲人揭幕既不榮耀，又不能出風頭，只是白白爲人利用一下；所以我站在影迷的地位，很希望胡小姐與阮小姐以後少做些這種無聊的事情！同時我還希望一般人，把觀念改一下，爲人揭一次幕並偉大不了多少，不爲人揭幕也小不了多少，揭幕與藝術絕對是兩回事。

胡蝶絕不能以她有揭幕的資格而驕，阮玲玉絕不能因人譏笑她不能揭幕而自恨；這與在電影界的地位，決無關係。就好像新艷秋，被選主席，爲人揭幕，終日交際，聲譽日增，但她貼出戲來，只能上五乘座；而雪艷琴，李慧琴倒能賣滿座；可見地位是地位，揭幕是揭幕；一個人決不會因揭幕而增高其地位！因此我以十二萬分的熱誠希望這些偉大的女星，以後少出這無聊的風頭吧！

廿三，九月，二十日。

匈牙利的

好萊塢

錢維新

我國人既然知道美國的好萊塢，就應該知道匈牙利的新哈齊(Szinhazi)因為新哈齊與好萊塢是一樣的性質和名望。自一九一九年創始，已有十四年的歷史，那裏的製片公司和男女演員，當然不在少數，一家最大而執牛耳的電影公司，就叫新哈齊，與美國的米高梅，德國的烏發差不多。往年出品多是無聲片，近幾年來改製有聲。一九三三年四月裏，匈牙利電影界公選一位匈牙利電影皇后，姓瑪脫拉伊，名愛兒西，容貌伏麗，歌舞兼長，先充國家大劇院歌女，經新哈齊改製有聲片的時，重金特聘，躍登銀幕。她的歌舞動人，表演神祕的情形，誠難以言語形容。她在一部天然色歌舞片『漱澀絲蒂之煩惱』(Szekeszi: Inze Sandor)之中，傾倒感動了千萬人的心靈。她又在一部五片『安帝宮』(Antigon)影片裏，發揚匈牙利的光榮和偉大，於是匈牙利電影皇冠，益覺非瑪脫拉伊女士莫屬了。

姬嘎伊義蘭(Agai Iren)女士也是新哈齊的著名演員，嬌小玲瓏，萬人欽慕。她在一部『大戰後的歌舞昇平』(Ritz,

1919)影片裏，極盡表演的天才。扮作一個酒吧間的女招待，玩弄那般歐洲驕奢淫佚的軍官股掌之上，所有影界的「妙」，「熱」，「甜」各種雅號，集於一身。去年的作風突然改變，在一部深刻刺心的「墮落與奮鬥」影片裏，變成一個絕端的悲且，把「驚咤」，「沉鬱」，「煩惱」，「慘痛」，「覺悟」，「奮鬥」，種種的內心表演。發揮無餘，引起全國婦女的共鳴，此片的配角，都是匈牙利的影星。

好萊塢有「哈代，勞瑞」等，新哈齊就有娣她和呼薩這兩位的一舉，一動，一擊，一笑，任你愁腸百結，也得噴飯捧腹。娣她的芳名叫娣她芭絲(Disa Parlo)，在一張有名的笑片「薄海臚歡」之中，湃出風頭。呼薩的名號是破屏(Huszar Pali)，在新哈齊的影片裏，如有「打渾」的「穿插」，就有這屏「破屏」混雜其間，也就打開了許多沉悶的空氣。最近這到個寶貝合演了一張古怪的大笑片，名「新哈齊笑料的新澎湃」真是萬眾歡迎，諺不傷雅，絕非無理取鬧，殊足可取。

中國第一部全部對白歌舞鉅片：

但 杜 袁 宇 美 雲 美 雲

傑 作

人間 仙子

現已攝竣 不日獻映

傑作：創國片界絕無僅有之新紀錄
：集電影文藝歌舞人材於一爐

成此曠世偉構！

出品公司公業影華藝

鄭應時編導

飛花村

高胡王葉 占乃娟 非萍東娟
主演
劇情……哀感頑艷
畫面……刺激有力
鏡頭……活潑美麗
佈景……新穎別緻

出品公司公業影華藝

攝竣在即 不日公映



麥丹好服
明塢是可另
星帶影是作
列了戲演
孫八了還
初衣箱是

月經

影迷

每月間之電影經也

(獨白)電影迷學書劍，兩無成就，乃以行將就木之年，執筆寫「月經」，以傳後世，昔為五經，今則六經，而今後，電影之事，可以見諸經傳矣！

今日心血來潮，發為月經，千百年後，有人提起，電影迷寫過月經，也是留個名兒，倒也罷了，不虛度此生也。

前見報載，環龍路五十號中國文化書店於八月五日出版，「電影藝術」一書。第一次往購，過期猶未出版，八月末再往，則該屋召頂。

聞洪琛所著在民報發表之「表演術圖解」，為由某西書舞台表演術繙譯而來，將由新生活書店出版，可供參考。

電影茶話會在中國實屬需要，但因在

中國，亦難辦好，因既多英雄。復少英雄。

前各報一時大捧談談，如談能束身努力，不難一捧而上，惟談以來源有自頗不受捧，近乃使人不敢再捧。

九月七日，阮玲玉女士為大都會舞廳，行揭幕禮。

時報夜報之號外畫報，頗有增刊國片照片之必要。

南京中央宣傳委員會審查劇本，除遵行電檢法而外，並執行影評人之職務。

史東山於「女人」未開演前發起電影茶話會，而「女人」已映於大上海繼而北京之後，電茶會有無形瓦解之趨勢。吾人為中國全影界前途設想。深望史先生秉其初衷勿使其虎頭蛇尾也。

美國哥倫比亞公司，極力擴充，延攬人材，前途至有希望，頗為一般人所注目。

聞洪實係在影界受不可告人之委曲，復以對方先發制人，發表所謂佈置案預告之消息，亂人耳目，強姦輿論，某報不察，貿然為之發表。乃至曲不得申，抱恨終天，憤而欲削髮為尼，不覺為之長嘆，其人雖不足稱，然同是影迷，內心亦深同情此可憐虫也！

電影界不能使人人為明星，影迷失意而去，非電影界之罪也，但影迷之來，電影界不能予以澈底解答證明，乃致明星病攻心，而成神經病，是影界之罪也。

苦悶病傳染於每個來電影界之影迷，無論自己為何種人物，不得意者，均覺苦悶，並以為確實苦悶！

如將個個影界，成功者之奮鬥史，早日筆之於月經，則今日之影迷見之，當少幾個神經病者。

有的影迷不得意影界而為尼，而自殺，也有的女人不得志，而拿出女人天所賦

之本領者，是電影界之隱憂也。

中宣會行電影劇本審查後，各大小公司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無不叫苦連天，其苦不在劇本之不通過，乃在動則累月，而不聞劇本審查之消息。

報載：國強聲片「趙大之家」劇本，送南京審查，四月初送檢，九月初覆審通過，先後五月，成新紀錄，見之有感。

胡萍在「女人」中，因飾意識正確之女人，表演上因意識攻心過於正確，大有「飽經滄桑，洞悉世事，喜怒不形於色之概」因而未得好評。

陳競芳在「女人」中，應為活花瓶，彼乃為死花瓶，因而未得好評。

各報之電影副刊，分別如下，「新聞報」「時事新報」可看可不看，申報之電影廣告。大可一看。或保存。時報可以站在報攤旁面，揩油一看。晨報之電影消息，值得一看，民報影評前之本事述略，可供觀影參考。新夜報之零星消息可看，時報號外畫報可看。

「明星月報」發行後，訂戶頗多，但

出八期，即不再見，至今不見續刊，亦不見啓事。原訂時為十二冊，交大洋兩元。

周世勳編文華出版之電影月刊，共出二十八本，似亦壽終正寢。

新興之「時代電影」，尚能按期出版，「現代電影」，患難產症甚烈。

某電影畫報，環境很好，成績不佳，出版期亦不確。

「戲劇與電影」硬將電影與舊劇弄在一起，內容不佳，且多浪費。

「青青電影」又電影，又不電影，棄之可惜，存之不純。

良友書店電影出版物，多而濫，雜而不精，現又將出版八大女星畫集，不知如何。並將出版電影故事類編，此種收集整理工作，頗有集思廣益之必要，

新生命書局出版之「電影」似尚無調出版。

市上之「電影叻」一書，不知何處出版，完全為美國雜誌以前之 Screen Book 中拆下翻版而成。

中國教電協會原擬於三月底出版二十二年電影年鑑，但至今難產。如出版時加

以二十三年字樣，則又為前期小產。

東洋出版之 Close Up 及 Screen Picture 不見日文及日本電影照片，而且印刷之精，可與美國雜誌媲美，尚可一看。

東洋之「映畫與演藝」及「映畫旬報」九月一日出版者，均為增大紀念號內容甚豐。

日本各影片公司，均能有厚冊刊物出版，中國各公司除聯華外，藝華，明星均曾有出版物問世，惟天一一毛不拔。

美國電影刊物，老刊物能始終保持其較高定價者只有 Photoplay 及 Motion Picture，其餘多減價應市，普遍歟，不景氣歟！

北方平津一帶，南別廣東一帶，之電影出版物，上海均不得見。

電影編者缺乏電影常識，往往將所刊出之照片，名字誤植，張冠李戴，或且不知所以，加以不用說之說明。

影刊編者求大公司照片，為候聖旨，小公司送呈照片，則無暇一顧，蓋均喜歡

大者也。

胡萍與寫電影文章者筆戰，此舉實屬必要，蓋電影從業員不能一任他人隨意論斷，但聞胡文有人捉刀，歉甚。

某報載：如果「姊妹花」不造成六十天紀錄，「漁光曲」足否能放映許久，其意以為漁光曲之打破紀錄，應為功姊妹花，然則姊妹花造成紀錄之功，又將為之誰？

南京戲院，既併大上海，復得米高梅影片首映權，鴻運當道，乃於第一片影城大會滿座之日，在該院購航空獎券一條，結果未得。

各電影公司賠錢，電影院賠錢，電影刊物亦不賺錢，然則電影事還幹得否？

大衆不應視電影明星為情人，瞎捧亂捧，應視為子女，好則愛之，壞則棄之，庶可見大衆之力矣。

晨報民報為電通公司之「桃李劫」宣傳甚力，愛護國片之一種表現也。

「電影新聞」第二期，書陳玉梅為陳皮梅，乃又於第三期解釋錯誤，乃似見鬼。

硬派人物，有時自硬，有時不承認為硬派，乃貽軟派以口實。

吳村見史東山發起「電影茶話會」有成，曾建議影片公司應有設計部門，結果直落，無響應者。

靈魂之說若然，則陰世電影界派別之複雜，不減於陽世。

嘗見報有：「我們要看的，不是「奇異酒店」而是「大飯店」，不是「綿繡天」而是「木偶奇情」。較為良心話。

美國影片行清潔運動，中國整個電影界，實需澈底清潔，為治本之上策。

小電影商人之生意眼，往往不見正眼。只是走些旁門左道而已！普通的，公司愈小，生意眼愈大。

許多小名人，因名字只會刊於各報之本市副刊，故外埠不聞其名。

報間，往往對一事，你捧我捧，於是捧起來，你罵我罵，於是罵下去，頗有「一報捧聲，眾報捧影」之勢。

影評人詞典中詞句過多，乃致製片者無所適從，例如最後有一條出路，他說你是「光明的尾巴」不弄一條「光明的尾巴」，他又說沒有出路。

有的兩部片子同樣用意，影評人對小公司出品，一筆抹煞，大公司的，按句加圈，總之，舞文弄墨，律無明條。

有的製片者所未想到之點，影評人可代為評出「此點意識深刻，用心良佳」。

影評人之生意眼，為觀影後能於當晚或次日寫得出長若干字之評。

天津電茶會某君謂：「愛看外國片，又不懂外國話」影評人見之，當有心悸者。

看看影片名字，說知道該罵的影片，影評人亦必往觀，在心靈坐了沙發椅，眼睛吃了冰其淋而後，乃扳起面孔，意識正確的罵之，並告觀衆曰：「看了這片名，

就不可去看」。斯真眼福獨享之妙法也。

記得姊妹花初映時，各報批評，並不見佳，其後演至六十天，各報乃多贊美之詞，此蓋大衆之力也。不然，則批評不佳之片，而演如許晨光，正是罪孽深重也！

前見報載，復旦劇社擬聯合上海各劇社著名話劇演員及影評人與國強影片公司各作一片，後聞其事中寢，如能成事，當爲影界得一奇蹟，深望其他公司能襄助此舉，功德無量。

建議各報影刊對電影界較重大之事件，應有公正負責之社論，以不偏不倚，不軟不硬公正明達之態度出之，庶可加重輿論之權威，否則，各報爲文者，感情用事，不能完全免除，諷刺漫罵，被論者亦多置之不理，視爲放屁，既有損輿論威信，復無一裨於事實。

中國人不聰明，神怪片中只知畫符念咒，搖身一變，外國人則不然，他們做神怪片，要用些玻璃瓶子，什麼電光閃閃，喝些藥水。同樣神怪，一則着重科學，一則着重幻想，一則通行，一則不通行，但其影響自亦不同，一則使觀者追求科學，

一則使觀者追求幻想。

影界人做墮落事情，可以名之曰：「充實人生經驗，找尋材料」如此，則電影圈實爲尋求光明因而黑暗也。

電影文章中，常見夾雜尚可繙譯之英文單字，且或甚多，此蓋大衆作家之風範歟？

見某報：「討論大衆語的文字，沒有一篇是用大衆語寫成的，」寫電影文章者之露狐狸尾巴處。

「王先生」在北京開演時，因主演人離天一而不見主演之名，今則黃金開演，主演之名復見，俯順輿情也。

電影劇本審查會，每以滑稽劇本無意識而不予通過，但不知王先生何以通過。

買哥倫比亞公司，「太太夫人」海報一張，價爲大洋一元，終歸是外國東西。

某君論電影足以亡國應力行禁止，並代外國禁止，以敦友誼，惟日本電影可聽其自去，以觀後效，

黃金開演「王先生」廣告句中中之傑作「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一般人認爲該片定評，近日忽不見於報端，而有新句曰：「滑稽難在要入情入理，並不胡鬧，此王先生之所以難能可貴也！」

葉淺予之傑作「王先生」擬由新時代公司自行攝製，當事人宣稱擬將其滑稽得「入情入理，並不胡鬧，」若然，則王先生需另創靈魂矣。

「深閨夢裏人」「美利堅慘史」等之主角，菲列花姆斯，做戲工夫，爐火純青乃白派拉蒙入未高梅演「飛來橫禍」以後，聲譽地位，日見低下，助演「娜娜」，其名亦爲「安娜斯坦」掩沒不聞，殊爲可惜。

「科學怪人」鮑列卡勞夫昔在德里奧及愛德門羅所主演之「壞坯子」中僅充一活潑動背景，後乃以主演恐怖片聞名，「大富之家」中做正戲，亦得相當好評。

哈雷藍頓昔至第一國家主演「Three, sin a Crowd」片，該公司在 Phonoplay 雜誌中，竟登兩版廣告，爲之大肆宣傳。

今則另在，「天鵝肉，」「女性的進追逐」中充配角而已！其人之滑稽作風有獨到處，星海浮沉，頗不可解。

電影劇本審查會及影片審查會諸公，茶餘酒後，頗有作一本「電影檢查詳細法規」之需要，將何者不可通過，何者應慎重，詳細的寫出，發交各影片公司參照，則「看圖識字，」雙方可免去許多麻煩，製片者自不敢太歲頭上動土，檢查人也可順利許多，否則檢查人感情動物，並非機械，自不免有感情用事之虞，則編劇者難於捉摸矣。

該項檢查法規中，更應規定初審若干日複審若干日，修改若干日，以免擱置。並望檢查者能多工作，少吃飯，以免通過之難易，日期之長短，過相懸殊。

如一本劇本，其中只有一兩個鏡頭犯法，其罪至死，似亦儘可通過，令其修改，影片公司無不遵命者，若必不予通過，再修，再送，再審，另編劇本，實屬無聊之至。

某新導演有所言，意為即使我力不足，尚有許多外國片是為我師，此語實出之

至誠，而為許多中國導演者之祕訣，惟成功與否，猶在個人。

中國從來未曾產生過一部好的喜劇，可見喜劇各種人材之缺乏。

中國電影界現亦犯五鬼症，窮，濫，腐，盲，弱，其復興時期，當在世界二次大戰之後。

據熟習影界掌故之某前輩言，盛久必衰，驕者必敗，為自古不移之律，某大導演新片「×××」公演時，可以證明其人之黃金時代逝矣，足為後來者戒。

見新夜報，載有自稱袁叢美之父袁竹聲者自四川來函，聲討小鐘，氣勢如山，不禁為之愕然，此案將再更有新進展歟？

聞南京中央攝影場第一部片至綏遠張家口攝取外景，意識正確決予通過自不待言。

觀巴斯所登舊笑片，笑料頗較有聲片為佳。

此君之大幅玉照，數百冊新舊洋文電影雜誌中，竟不得其一。

王瑩在「光明圈」裏 陳浩

王瑩在中國電影界并沒立下什麼功勳，只是當她出離中國電影界的時候，賞賜了這麼一句：「黑暗的電影圈」。

因為自她入影界以至工作時期從沒聽她對中國影界有過什麼厭惡，所以不免有人這樣說：如果自「女性的吶喊」至「鐵板紅淚錄」她成功了一個挺紅的女星，那她或許不會這樣失意，也不會咒咀，更不會走出了。

說也可奇，自從蜜絲王賞賜了中國影界為「黑暗的電影圈」後，立時也真就顯得中國這個影圈黑暗了。我們到各影刊上去看：差不多這「黑暗的電影圈」像先總理的遺囑樣地被登載着。這也許是因為王瑩不是男人的原故。否則，男人是不會有這大「遺傳」力的。

其實在我們想：她就是因為自己脫離電影圈要咒咀電影圈為黑暗，就是咒咀電影圈為黑影也不會把她顯得多麼清高。而且從此反可讓人想到，像蜜絲王那樣只「能說話」的人，縱然不逃避，而中國電影圈又縱然黑暗，她也不會把它改造光明？

王小姐現在大日本國的「光明圈」裏說不定覺得整個的中國都黑暗了！

莎麗愛鸞進影界第一套片，只被攝了一雙腳。



無知人的消息

周敏



卡通畫大王華狄特斯尼，有一次赴宴會，誰也不認識他，他誰也不認識。

這幾月前的事：某君到八仙橋青年會寄宿舍找朋友。進門，迎面遇見一位剛剛作完電影講演的某先生。

他笑容可掬地對某君說「你來晚了。」
他的盛意很可感。但可惜某君是來訪友的。

艾霞生前自編自主演的「現代一女性」。當拍她出獄一幕時。是裸着足。導演李萍倩雖想叫她穿上襪子。但她不肯。

天一公司邵醉翁導演，陳玉梅主演的那張「吉地」。片中的一場堂會「唱大戲」是最後臨時攝製插進的。因為原片試映都說空氣沉悶。所以邵老闆說：「加場堂會熱鬧不熱鬧？」

結果：加了一場堂會倒是熱鬧的多了。

「漁光曲」裏王默秋的儿子所穿的那身繡花小褲襖。是王默秋在襪襪時所穿過的一身衣服。

還有：「漁光曲」配聲小孩子的哭，不是小孩子的哭，是聾耳的口技！

斷片

陳虎

「硬」性論者說「硬」性影片是生產影片，是時代需要的產物；「軟」性論者說「軟」性作品有「生意眼」是救護中國影業生命的惟一藥湯。其實，叫我們看來，大家都不必固持已見，「硬」性的雖好，「軟」的也不錯，可是無論「軟」「硬」做不好是一樣的不好。以往事實告訴我們，「硬」性的作品生財的固有，蝕本的也不少，「軟」性作品固然有蝕本的，可是生財的也很多。總而言之，「硬」性因為時代需要，然「軟」性也不少具有教育意味。可是從今以後，因為中央檢查劇本有「說不出」的一種政策，恐怕再無十分「硬」性或十分「軟」性的作品，尤其是「硬」性要連三分也見不到了。

一國電影界是一國知識界的代表。看看我們中國的電影界，它夠不夠代表中國知識界的資格呢？

我從前對於中國製片家不肯培植新人才認為對中國電影前途是一件最危險的事，但經一位電影界的朋友告訴我我纔知道：敢

情并不是他們不肯培植新人才，却實他們因為培植的新人才常常被人挖去而灰心。

費穆的「香雪海」因為導演的技巧驚人，得到一般懂得電影的人的贊美。我們知道：由費穆的成功可以給一般電影從業員一個絕大刺激。朋友：整夜樓着舞女的此後只有「失敗」。

有人以「紅樓春深」與「路柳墻花」比。比。說是「紅樓春深」沒有「路柳墻花」夠味。但我們不知聽謂夠味者是那「一種」味？

一個導演說：「天一」對同人的待遇有立即改良的必要。只靠陳玉梅一人是不中的！這話我們認為邵老板有一聽的必要。

明星公司近來「幹」的精神已形於外。不是我們向蘇鳳君送秋波。明星今後的成就。他是有着極大動勳。

為維護影評人的地位與信譽起見。我們倒不希望實行「清潔運動」。

我們希望影評人要多看，少寫，常到攝影場，少上跳舞場，并且還要少打筆仗。



滑稽短片明星萊克星，是電燈匠出身。

聽到的事

靜澆

趙丹年

張漢

趙丹在舞台上有很好的表演，在銀幕上也有很好的成就。

但在中國的影響如果談到小生，差不多不是金饑便是高占非，從沒有人談到趙丹。論到表演，也很少有人論到趙丹，只不過講金饑好，或把老高高抬至老金之上。其實，他倆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不能認為是一個「足格」的小生。

我們從「女性的仇敵」和「三姊妹」看來，趙丹不能算是今日中國影壇的一個第一流小生人材，不過，他的環境還不能使其充分的發展這令人惋惜。

記得不久以前曾有人發表過這樣論斷：「一九三五年是談瑛與趙丹年」。實在，我們認為這話確有見地，不過，談瑛近因背後有鬼，明年的談瑛年恐無希望；趙丹年却可實現，可是這還要看明星的幾位導演是如何的支配他？

這件事，確值得注意。

宣傳已久，赴香港之一老闊邵醉翁氏，至今仍在滬積極工作；而姜起鳳却不聲不響的到香港天一做導演去了。

南昌總司令行營電影股職員王瑞麟，前日已由廬山來滬；聞攜帶大批軟片，想系為公事而來。

「故宮新怨」的導演候隴，最近在香港聯華影業人材養成所發表談話有：「蔣介石以黃浦學生的戰鬥力來統一中國，我希望學員們用藝術力來統一中國。」一語。

月明公司最近籌拍聲片，聞「狂婚」已於前日正式開拍云。

據新夜報載，吉星公司之處女聲片「餘音」；早已完竣。並由中央電檢會審查通過；而劇本尚在複審，亦一奇事。

明星公司最近開拍的「女兒經」由全體明星合演；並且是九人連合導演；亦一創舉。

但杜宇已脫離藝華，有重組公司之說。

良友公司之八大明星畫集；所謂大明星者，為胡蝶，阮玲玉，徐來，黎明暉，袁美雲，王人美，陳燕燕，葉秋心；有人說不應該少了黎莉莉；我以為至少該加入殷明珠，胡珊，陳玉梅！

女明星伴舞，現在是件很時髦的事；於是很有些人注意；梁氏三妹，固然是紅極一時；而李麗，吳素素，生意也不錯。最近之有人發現了個老牌明星，即以前北平之小凌波，如今大滬之張麗莉。說她以前是孤星公司的演員；其實明星伴舞的豈祇她們幾個呢；聯華五廠的田維西，在「故宮新怨」中會飾要角；即前幾月老大華之張藹倫也。

史東山周克已由日本返滬，刻下準備寫「考察日本經過」一文。

大力士彭飛有赴南洋表演技術之說。

「飛花村」將成配音影片。

聞某公司擬挖天一之葉秋心，但為避免挖角之嫌疑起見，先使其加入另一小公司，然後再轉入某公司。但天一已設法使此議作罷矣。



瑪琳黛維絲每

演一套片，必將

氏裝室重刷一遍

「路柳墻花中」之徐來 雨生

一個人爲着興趣工作，是件最快樂的事，而他所做事也自必有優好的結果。

徐來入影界可說是爲着自己的興趣，但有人說她是經濟問題，或爲出風頭，那我們都不能承認，然而也不否認，因爲：

可是從「殘春」至「路柳墻花」她給我們的一種逐漸良好的印象，使我們不能否認她是對於銀幕藝術有着深求的興趣了。你看：「殘春」裏除去扭腰擺臀裸浴之外給我們還有什麼？「泰山鴻毛」呢？便進步多了，至於「路柳墻花」，那簡直更予人以極大的驚異，我們看得非常清楚，每一個鏡頭只要有她的影子，那你不會找出她表演的缺欠來。並不是過譽，在「路柳墻花」裏，除去宜景琳可與她媲美外，胡蝶都該退避三舍呢。

然而胡蝶是有多大經驗呢？徐來只不過纔作了幾部戲啊！這聰明的小婦人——徐來，她真是胡蝶的勁敵。

小言

才

美國片偵探式的走劇，一時在滬上演者頗多，繼「神探尼來」之後有「霧夜飛屍案」「大偵探聶克」「花車劫案」等。

良友之八大女星畫集，某夜報曾以爲未選某公司老闆娘爲之揚眉吐氣，其實，其中與某老闆娘差不多者，正不乏人也，更聞有某氏三姊妹亦出一畫集，則不必揚眉吐氣矣

某報爲文曰：「大概是電影刊物的不夠吧，電影宣傳方法的薄弱，宿將王乃東的重回影壇，任何報紙都不會給予以較熱烈的注意」如此說來，則除掉公司自辦刊物而外，則電影刊物，無論多少，總是不夠，因不會予以較熱烈的注意，而以爲電刊物不夠，固亦未來之宣傳家也

許多舊時名人，今日倦土重來，粉墨登場，其成績，較新上鏡頭者，相差有限

寒影就舞，人爲之情，因舞而紅，則既舞且影，說者無初。

編者的話

本刊出版以來，在銷數上得到意外的收穫，不及一個月，差不多全數售罄。

我們不敢說這是因爲本刊內容充實的原故，然而相信我們這本東西也并不是沒有可看的價值。

當刊受孕時期，我們真是十分恐懼，恐懼它降生下來無聲無臭的過活着，如今有了這樣成績，我們真興奮，所以決定要把定價輕減，把出版日期縮短，改爲半月刊，這樣，可使它與愛它的讀者比較接近而感情也更親密起來。

從本期起，我們就改爲半月刊了，但是它需要很多的稿件，希望影界仕女及一般影藝愛好者幫助我們。

我們定有微薄的酬例，無論是文字，是照片，一經登載，均有酬報。



消息最靈
 言論最公
 編輯最新
 排印最速

本埠銷數六
 萬份以上
 廣告效力最宏

營業部 上海四川路一十一號
 大樓 陸報三樓
 電話 一四二一至六號
 編輯部 印刷部 南京路慈樂里
 電話 九三二五至六號

改 良 國 藥 之 先 鋒

佛光牌

商標



註冊

補腎強精

腎氣丸

主治：腎虛、氣弱、精無、陰虛、遺精、腰痠、背痛、自汗、盜汗、身弱、後天、女德、不姓、宮冷、血虧



奉贈補腎秘方三十萬冊

國藥配方請用

提精藥水

另設精製飲片

任從顧客選擇

純粹科學的
提精丸
 補肺化痰止咳
 二陳丸
 礞石滾痰丸
 指迷茯苓丸
 清氣化痰丸
 三因控涎丸
 百合固金丸

國產藥材
 科學提煉
 服量甚少
 藥效宏大



參靈酒



此酒係由名貴藥材...
 功效神速...
 補腎強精...
 延年益壽...

奉贈第二集科學國藥第一輯丸散價目函索即寄



本廠全用國產藥材所製各種丸散膏丹均遵古方而以最新科學機械提精調製其服量的減舊式則對十分之九效力反增三分之一世與西藥媲美幸各界提倡試用普通稀如怕服湯藥本廠可代為配製提精藥丸香任選則服量甚少效力宏大提帶服用便利無比

特設參燕部 廉價貨品

國產紅參 每兩貳
 西洋參 每兩貳
 國產參 每兩貳
 頂上毛燕 每兩貳
 紅直鬚 每兩貳
 吉林及參鬚 每兩貳
 觀花銀耳 每兩貳
 各種真野山人參 每兩貳
 直參正裝自王桂關 每兩貳
 東鹿茸等應有盡有貨 每兩貳
 實地價格特廉

佛慈藥廠發行所

特設二樓
 佛慈診察所
 上午診 下午診
 上海西藏路三十九號(對大世界)
 電話九〇六一三

每逢星期一 大廉價一天





卡通畫配音時之情形



影莉劉之中「氣財色酒」片新華聯

電影世界

第二期
半月一冊
售洋五分

出版者

上海西門靜
修路廿七號

電影世界社

民國廿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Coordinated b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